

一直到很久以后，
他才知道，原来这一场千里的跋涉，
只不过是来做最后一次
无法相见的告别。

十年踪迹十年心
典藏纪念版

沧月出道十周年

鼎剑阁
系列

七夜雪

QIYEXUE

沧月 Cang Yue 著

磨铁图书
重磅作品

沧月心血逐字修订
鼎剑传奇
盛装回归

时代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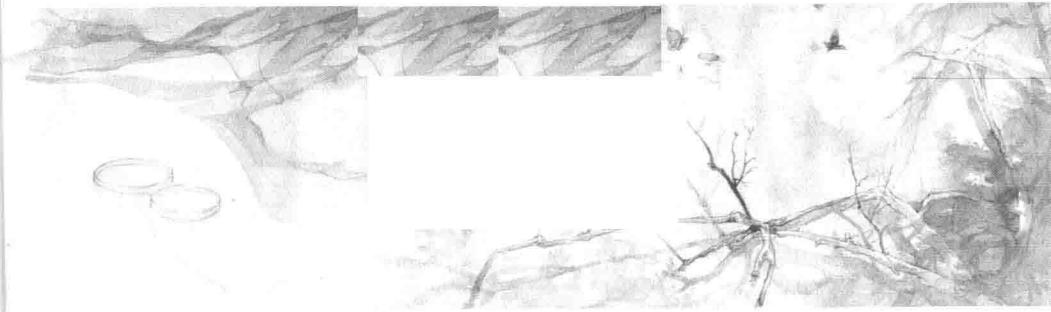


七夜雪

鼎劍閣

系列

沧月 著



時代文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夜雪 / 沧月著.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87-4370-8

I . ①七… II . ①沧…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3175号

出 品 人 陈 琦

产 品 总 监 郭 力 家

责 任 编 辑 周 玉 兰

本版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音、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七夜雪

沧月 著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部/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010-63108163

网址/www.shidaicn.com

印刷/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72千字 印张/11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
原来这一场千里的跋涉
只不过是来做最后一次
无法相见的告别

七夜雪

鼎剑阁
系列

沧月 作品 Cang Yue QIYEXUE

跋涉千里来向你道别
在最初和最后的雪夜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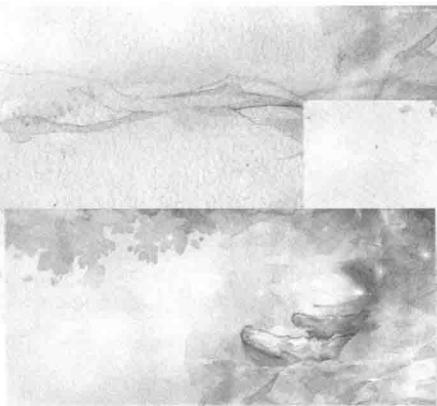
鼎剑阁
系列

七夜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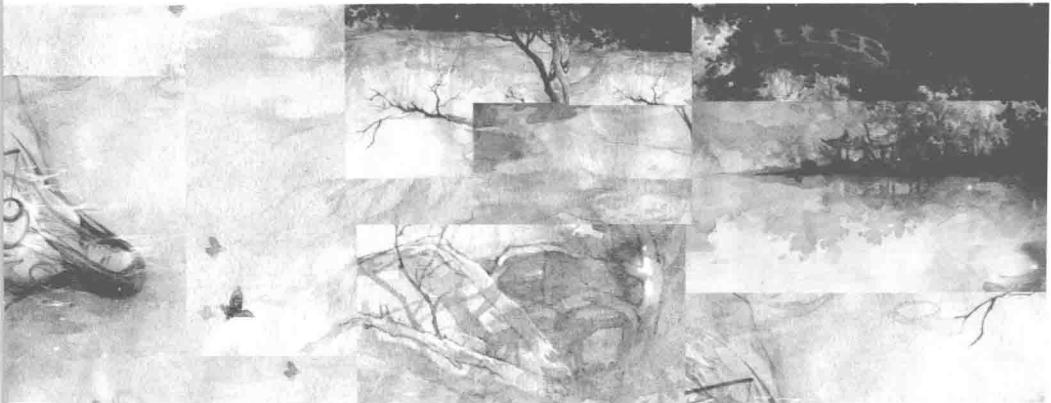
【目录】

QIYE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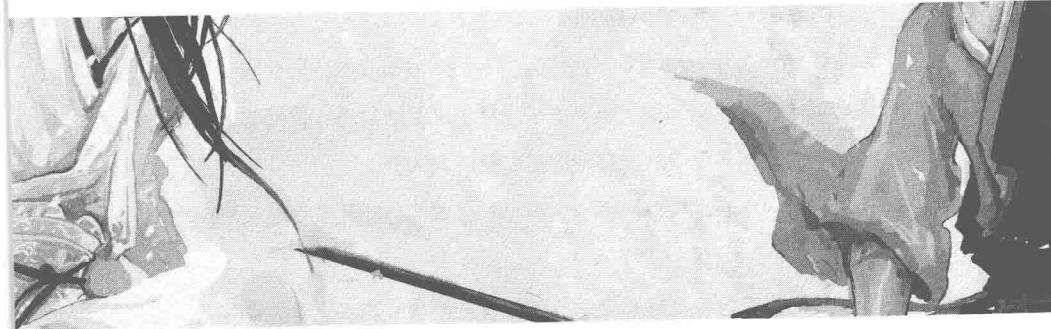
001	018	036	059	079	100	116	141	165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雪·第一夜	雪·第二夜	雪·第三夜	雪·第四夜	雪·第五夜	雪·第六夜	雪·第七夜		往昔



181	206	227	242	268	307	326	333	334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跋	后记
刺杀	重逢	七星海棠	绝杀	参商永隔	今夕何夕	余光	关于	



【序章】



雪不知是何时开始下的。

如此之大，仿佛一群蝶无声无息地从冷灰色的云层间降落，穿过茫茫的冷杉林，铺天盖地而来。只是一转眼，荒凉的原野已经是苍白一片。

等到霍展白喘息平定时，大雪已然落满了剑锋。

红色的血，落在纯黑色的剑上。血的腥味让两日一夜未进食的胃痉挛起来。说起来，对于向来杀人手不沾血的他来说，这次杀的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他剧烈地喘息，身体却不敢移动丝毫，手臂僵直，保持着一剑刺出后的姿势。

那是一个极其惨烈的相持：他手里的剑贯穿了对手的胸口，将对方钉在了背后深黑的冷杉树上。然而同时，那个戴着白玉面具的杀手的剑也刺入了他的身体，穿过右肋直抵肺部——在这样绝杀一击后，两人的体力都到达了极限，各自喘息。

只要任何一方稍微动一下，立即便是同归于尽的结局。

荒原上，一时间寂静如死。

雪还在一片一片落下，无休无止，巨大的冷杉树如同一座座冰冷的墓碑指向苍穹。他和那个银衣杀手在林中沉默地对峙，保持着最后一击时诡异的姿态，手中的剑都停留在彼此的身体里。

霍展白小心地喘息，感觉胸膛里扩张着的肺叶几乎要触到那柄冰冷的剑。

他竭力维持着身形和神志，不让自己在对方倒下之前失去知觉。而

面前被自己长剑刺穿的胸膛也在急促起伏，白玉面具后的那双眼睛正在缓缓黯淡下去。

看来，对方也是强弩之末了。

尽管对方几度竭力推进，但霍展白右肋上的剑卡在肋骨上，在穿透肺叶之前终于颓然无力，止住了去势。戴着面具的头忽然微微一侧，无声地垂落下去。

霍展白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毕竟还是赢了！

那样寒冷的雪原里，如果再僵持下去，恐怕双方都会被冻僵吧？他死死地望着咫尺外那张白玉面具，极其缓慢地将身体的重心一分分后移，让对方的剑缓缓离开自己的肺。

只有少量的血流出来。

在那样严寒的天气里，血刚涌出便被冻结在伤口上。

他花了一盏茶的时间才挪开这半尺的距离，在完全退开身体后，反手按住了右肋——这一场雪原狙击，孤身单挑十二银翼，即便是号称中原剑术第一的霍七公子，也留下了十三处大伤。

不过，这也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

不赶紧去药师谷，只怕就会支持不住了。

剑抽出的刹那，那个和他殊死搏杀了近百回合的银衣杀手失去了支撑，靠着冷杉缓缓倒下，在身后树干上擦下一道血红。

“咔嚓”，在倒入雪地的刹那，他脸上覆盖的面具裂开了。

霍展白骤然一惊，退开一步，下意识地重新握紧了剑柄，仔细审视。

然而，这个人的生气的确已经消散，雪落到他的脸上也不会融化。

“唉，这么年轻，就出来和人搏命……”他叹息了一声，在那个杀手倒地之前，剑尖如灵蛇一般探出，已然连续划开了对方身上的内外衣衫。剑锋从上到下掠过，灵活地翻查着随身携带的一切。



然而，风从破碎衣衫的缝隙里穿出，发出空空荡荡的呼啸，继续远去。什么都没有。

霍展白一怔，顿时感觉全身上下伤口一起剧痛起来，几乎站不住。

怎么会这样？这是十二银翼里的最后一个了，祁连山中那一场四方大战后，宝物最终被这一行人带走，他也是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来的，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人应该是这一行人里的首领，如果那东西不在他身上，又会在哪里？

霍展白忍不住蹙起了眉，单膝跪在雪地上，不死心地俯身再一次翻查。

不拿到这最后一味药材，所需的丹丸是肯定配不成了，而沫儿的身体眼看一日比一日弱。自己八年来奔走四方，好不容易才配齐了别的药材，怎可功亏一篑？

他埋头翻找。离对方是那么近，以至于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一双眼睛——死者的眼犹未完全闭上，微微眯起，带着某种冷锐空茫又似笑非笑的神色，直直望向天空，露出的眼白里泛出一种诡异的淡蓝。

那种淡淡的蓝色，如果不是比照着周围的白雪，根本看不出来。

只是看了一眼，心就猛然一跳，感觉有一种力量无形中腾起，由内而外约束着他的身体。那种突如其来的恍惚，让他几乎握不住剑。

不对！完全不对！

本能地，他想起身后退，想拔剑，想封挡周身门户——然而，他竟然什么都做不了。身体在一瞬间仿佛被点中了穴道，不要说有所动作，就是眼睛也不能转动半分。

怎么回事？这种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的身体和视线一起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钉”在那里，无法挪开。

然而，他却看到那双已经“死亡”的淡蓝色眼睛动了起来。

那双眼睛只是微微一转，便睁开了，正好和他四目相对。那样的清浅纯澈却又深不见底，只是一眼，就让他有刀枪过体的寒意，全身悚然。

不好！他在内心叫了一声，却无法移开视线，只能保持着屈身的姿势跪在雪中。

比起那种诡异的眼白，瞳孔的颜色是正常的。黑，只是极浓，浓得如化不开的墨和斩不开的夜。然而，这样的瞳映在眼白上，却交织出了无数种说不出的妖异色彩。在那双琉璃异彩的眼睛睁开的刹那，他全身就仿佛中了咒一样无法动弹。

那一瞬间，霍展白想起了听过的江湖上的种种秘术传说，心里蓦然一冷——

瞳术？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瞳术？！

雪一片片落下来，在他额头融化，仿佛冷汗涔涔而下。那个倒在雪中的银衣杀手睁开了眼睛，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眼神极其妖异。虽然苏醒，可脸上的积雪却一片不化，连吐出的气息都是冰冷的，仿佛一个回魂的冥灵。

“这是摄魂。”那个杀手回手轻轻按住伤口，靠着冷杉挣扎坐起，“鼎剑阁的七公子，你应该听说过吧？”

霍展白蓦然一惊，虽然他此行隐姓埋名，对方却早已认出了自己的身份。

杀手浅笑，眼神却冰冷，“只差一点，就真的死在你的墨魂剑下了。”

霍展白无法回答，因为连声音都被定住。

摄魂……那样的瞳术，真的还传于世间吗？不是说……自从百年前山中老人霍恩死于拜月教风涯祭司之手后，瞳术就已失传？如今天下武林中，竟还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

“没想到，你也是为了那颗万年龙血赤寒珠来的……我还以为七公子



连鼎剑阁主都不想当，必是超然物外之人。”杀手吃力地站了起来，望着被定在雪地上的霍展白，忽地冷笑，“只可惜，对此我也是志在必得。”

他转身，伸掌，轻击身后的冷杉。

咔嚓一声，苍老的树皮裂开，一颗血红色的珠子应声掉落手心。

霍展白低低啊了一声，却依旧无法动弹。

就是这个！万年龙血赤寒珠——刚才的激斗中，他是什么时候把珠子藏入身后树上的？秋水她、她……就等着这个去救沫儿的命！不能死在这里……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然而，无论他如何挣扎，身体还是被催眠一样无法动弹，有强大的念力压制住了他。在那样阴冷黑暗的眼光之下，连神志都被逐步吞噬，眼神渐渐涣散开来。

怎么……怎么会有这样的妖术？

这个杀手，还那么年轻，怎么会有魔教长老才有的压迫力？

银衣杀手低头咳嗽，声音轻而冷。虽然占了上风，但属下伤亡殆尽，他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这一路上，先是从祁连山四方群雄里夺来了龙血珠，而后在西去途中不断遇到狙击和追杀，此刻在冷杉林中，又遇到了这样一位算是中原首屈一指的剑客！

他急促地呼吸，脑部开始一阵一阵地作痛。瞳术是需要损耗大量内力的，再这样下去，只怕头痛病又会发作。他不再多言，在风雪中缓缓举起了手——

随着他的举手，地上的霍展白也举起了同一只手，仿佛被引线拉动的木偶。

“记住了，我的名字，叫作‘瞳’。”

瞳？魔教大光明宫排位第一的神秘杀手？

魔教的人，这一次也出现在祁连山争夺那颗龙血珠了！魔教修罗场